

宋韵散记



宋代以来,它是当之无愧的台州第一园林

东湖园林

吴世渊 /文

东湖,顾名思义,东边的湖。全国以“东湖”命名的湖泊有16个,浙江就有3个,景致各不相同。如绍兴东湖,山明水秀,岩奇洞幽;嘉兴东湖,九河汇聚,如九龙戏珠。而临海的东湖,湖山一色,一派园林景观。

临海东湖,位于崇和门以东。清代大学者俞樾曾游东湖,写道“好山好水,出东郭不半里而至”。

好山好水,有多好?四山环抱,一水如镜,有堤以分里外湖。外湖之中,有湖心亭,杰阁三层,颇极轩敞。亭后一平桥,曲折以达。于堤桥之半,亦有小亭,署曰“半句留处”。(《春在堂随笔》)

俞樾很喜欢东湖景致,因而评价:“杭州有西湖,台州有东湖。东湖之胜,小西湖也。”

和西湖一样,东湖亦是人工湖,起源于宋代。时针拨回一千多年前,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地,汇东北诸山之水,人称“山水窟”。

端拱二年(989),台州知州张蔚在此建船场。景祐年间,船场废弃。到了嘉祐年间,知州徐亿将这里开辟为水军营地。

当时,台州城常受水患侵袭。每当阴雨霖霖,或山洪暴发,或江水倒灌,一旦城墙失守,城内百姓便遭了殃,以致于人们谈水色变。这样的日子,何时是个头呢?

熙宁四年(1071),53岁的钱暄知台州。钱暄,字载阳,钱塘人,吴越国第五代国王钱弘俶之孙,为官仁厚。他一下马车,就访民间疾苦。大家都说,苦洪水久矣。于是,钱知州下定决心,要从根子上治理水患。

在农业社会,治水是主政者的一大职责。熟读四书五经,典型“文科生”的士大夫们,治起水来却毫不含糊。我们熟悉的文学家苏轼、范成大,以及台州籍名臣罗适等,都是不折不扣的水利专家。

钱暄治水,分三步走。第一步,累石筑城墙。将东城墙内迁,把“山水窟”划出城外,对城墙进行整体修筑,加固。第二步,凿湖受众水。洪水一旦漂溺,无处可去,就横冲直撞,祸害人家。钱暄率众人在“山水窟”凿湖,与南边的灵江相连,起到蓄洪作用。第三步,取土堤城东。凿湖势必挖出来许多土石,这些土石,正好在城东筑堤坝,形成一条防线。

待这项浩大的水利工程完工,钱暄蓦然发现,这片人工湖,居然如此美妙——“疏湖山秀气浓,花林茂列景争雄”“环嶂鹭行飞早晚,平波鱼阵跃东西”。于是,他在湖心汀洲上盖了一座“共乐园”。所谓共乐,即东湖能为全城百姓所共享、游乐。

晴好天气,人们结伴出城东,赏湖光山色。钱暄也来到“共乐园”,他心情大好,管弦交奏,宴请宾客。游人们在击桴歌唱,赞颂钱知州为官一任,造福一方。庆元三年(1197),知州刘坦之将“共乐园”改称“知乐园”,老百姓不管,照样称“共乐园”,可见钱暄在台州人心目中的地位。

往后,经萧振、向沟、江乙祖等几位知州开辟、修浚,东湖逐渐成为台州最大的公共园林,引来文人骚客争相吟诵,尤以夏日荷花诗闻名。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有《东湖看花呈宋愿父》诗云:“团团堤路行无极,一株一步杨柳碧。佳人反覆看荷花,自恨鬓边簪不得。”

东湖美景,引来风流人物。南宋初年,宰相吕颐浩寓居台州,在州城东郊筑“退老堂”。堂在东湖旁,与灵江相近。老丞相在此,官员、文人们便登门拜访,一见面,免不了吟诗作对,李纲、汪伯彦、陈公辅等三十一人,就为“退老堂”作诗。

南宋参知政事贺中退休后,也住在东湖附近。他以唐诗人贺知章自况,并借其“唯有门前镜湖水,春风不改旧时波”的诗句,命名东湖后湖为小鉴湖,在湖畔建春堂、枕流亭、漱石亭等,传为佳话。

渐渐地,东湖上也传来朗朗读书声。景定三年(1262),台州知州王华甫在东湖建立了上蔡书院,这是台州有史可查最早的官办书院。

元明以降,东湖园林几度兴废。现在我们看到的东湖格局,是清代康熙以后历次疏浚中形成的。同治十年(1871),台州知府刘璈将东湖的“一切形胜皆重修”,这才有了俞樾眼中的“小西湖”。

而今,东湖位于临海城市中心,其轮廓方正,由堤界分成湖东、湖心、后湖三部分。湖东有伊水山庄、荣兴堂、东湖碑林等,湖心有湖心亭、半句亭、骆海祠、樵云阁等,后湖有琪水园、小鉴湖、海礁苑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海礁苑的假山,是用临海当地的海礁石叠成,而非苏州的太湖石。黧黑的礁石上嵌满了牡蛎壳,如同撒上了洁白花瓣,刚硬而凄美。这使得东湖园林有别于苏杭园林,具有浓厚的地域气质。

世上湖泊何其多哉?位于高密度城市环境中的湖泊,却殊为罕见。对台州人而言,东湖是一块来之不易的瑰宝,守护这块瑰宝,不仅是守护历史文化,也事关每一个市民的幸福感。

(题图由临海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)

赤城山

胡建新 文/摄

造化神秀天台县,人间仙境赤城山。朝阳耀,夕照艳,人们陶醉在“赤城栖霞”的美景中:山巅红光笼罩,彩霞映塔;山腰云雾缭绕,紫气氤氲。若逢春日夜雨,清晨雨霁,不时还能看到“赤城平潮”:远望梁妃塔矗立“潮头”,直指苍穹,云海笼罩住山体,如同一片汪洋大海,潮涨潮落。

赤城山由水平的中生代红色砂岩、砾岩层叠而成,山岩赤赭,酷似城堡,远看如美好的彩霞,人称“赤城霞”。赤城山高306.5米,说高度,不太显眼;论意蕴,造化特赐予神奇。其山体崖壁兀立,极其陡峭,且四周如一,像是上天安放于此的仙境,历代的诗文集典籍中多有描述,因而赤城山成为台州的标志性地名。昔时,台州称“赤城郡”,天台亦称“赤城”。赤城山是浙东唐诗之路上的重要一站。早在晋代,孙绰《游天台山赋》云:“赤城霞起而建标,瀑布飞流以界道。”明释灵睿云“不与众山同一色,敢于平地拔千仞”。

醉人的仙境和迷人的传说,吸引了四面八方的人们纷来沓至。《嘉定赤城志》“玉京洞”条:“《赤城事实》又载:‘晋柏硕因驰猎深入,见其中有名花异草,香气不凡。’”《天台山方外志要》仙宗载:“[晋]袁根、柏硕,剡县人。因驱羊度赤城山,忽有石门豁然。见二女方笄,遂为室家。后谢归,女以香囊遗之。根后羽化,硕年九十。”赤城山上共有18个洞,由于独特的地貌,形成如彩霞般的神秘而美丽,洞的名字都以霞或云来命名,因而令历代高僧大德仰慕而往,儒释道和睦共栖于此。

平日,来赤城山的游客不算多,但每逢节假日,这里游人如织。人们无数次徜徉在赤城山道上,或登山锻炼,强身健体;或朝圣先贤,洗涤心灵。

沿山路上攀登,只见老树成林,屈曲舒展。直行山道左侧是紫云洞,绿荫掩映的黄墙,尤显神秘,更富有禅意。东晋兴宁年间(363—365),敦煌高僧昙猷入山在此处建中岩寺。有关明初建文帝的传说赤城山流传了几百年,紫云洞门口还立了石碑,记载建文帝两次在赤城山紫云洞度岁(即过年),印证着“建文帝于靖难之师入城时,即削发披缁从暗道出走,人无所知”的野史记录。

再往上,便是济公院。白天,人们在曲径通幽,横梁翘角的济公院细品香茗,谈笑风生,所有的喜怒哀乐都随着山雾飘散而去。到了晚上,若登上济公院上方的悟月楼远眺,可见一边是群山隐入夜幕,一片空蒙;另一边是县城,几长溜街灯,犹如一行行跳跃的音符。近望山上枝叶婆娑,影影绰绰,夜色朦胧。

从济公院拾级而上,就到了玉京洞,它是道教第六洞天。汉茅盈、葛玄、晋葛洪、魏夫人均曾于此修炼,传说魏夫人在此升天而去。宋时,少年李修缘居此读书,对月吟咏,顿悟禅机,其后出家济世,游戏人间,杀富济贫,终成万民景仰的活佛济公,信徒遍布

全球。清《水道提纲》作者齐召南,现代著名作家许杰,也曾在赤城山读书。玉京洞已在半山之上了,四周山崖如削,非常险峻。

再向上攀登,经过餐霞洞,看到了“洗肠井”“晒肠岩”,这些遗迹与高僧昙猷有关。“洗肠井”位于餐霞洞右上方的游步道旁,井上方不远的岩石即为“晒肠岩”。齐周华《台岳天台山游记》载:“昔昙猷尊者参石梁方广,有罗汉云其胎时过非畦,秽,不许人。”昙猷遂至此“剖腹洗肠,晾干于岩,肠稍干,复纳于腹”。直至今日,山下僧尼皆不食韭。

到了山峰上,人的精神,顿时感到异常振奋,心胸也倍加开阔。千年梁妃古塔立于山巅,阅尽人海波澜,深谙世态炎凉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的第三子岳阳王萧誉,为缅怀父亲隐居天台,以王妃名义在赤城山顶建塔,又重修塔,以遂自己的心愿。

当络绎不绝的旅行者到来时,会不会有人想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?徐霞客将天台山作为出游第一站,他从老家江阴出发,经海上再入天台山东门,开启了旅游考察生涯,走遍大半个中国。途中道长且艰,险象环生,他以坚强无比的意志力,以往无前的精神,历经千难万险完成了宏伟计划。徐霞客先后三次来天台山考察,他在《游天台山日记(后)》中写道:“北七里,至赤城麓,仰视丹霞层亘,浮屠佛塔标其巅,兀立于重岚攒翠间。”这是他最早发现并命名赤城山是典型的丹霞地貌。

游赤城山,可时常在卷轴里与历代文人贤达“神交”,跟随诗仙李白登上赤城山揽“赤城霞”,“四明三千里,朝起赤城霞”“挂席历海峤,回瞻赤城霞”;想起孟浩然的“坐看霞色晓,疑是赤城标”;低吟李商隐的“才飞建章火,又落赤城霞”;高歌孟郊的“天台山最高,动蹶赤城霞”。

元代曹文晦拟“赤城栖霞”为天台山十景之一,题诗曰:“赤城霞起建高标,万丈红光映碧寥。美人不卷锦绣缎,仙翁泻下丹砂瓢。气连海屿贯旭日,光入溪翁生春潮。我欲结五色珮,碧桃花下呼王乔。”

明代李东阳把“赤城霞”列为“宇宙奇观”第二,写进了“龙门对”,后来被人们称为“天下第一龙”“天下第一”“沧海日,赤城霞,峨眉雪,巫峡云,洞庭月,彭蠡烟,潇湘雨,广陵潮,匡庐瀑布,合宇宙奇观,绘吾斋壁;青莲诗,摩诘画,右军书,左氏传,南华经,司马史,薛涛笺,相如赋,屈子离骚,收古今绝艺,置我山窗。”还有无数文人墨客歌咏“赤城霞”,可谓数不胜数!

我曾读过现代作家宗璞的散文《三幅画》,文中道:“第二幅画也很快来了。这是一幅真正的赠给同行的画,红花怒放,下衬墨叶,紧靠叶下有字云:‘人间存一角,聊放侧枝花。临风自得,不共赤城霞。’画中心花叶与诗都在一侧,留有大片空白,空白上有烟灰留下的一角。曾嘱我工保留此画,答称没有这样的技术。整个画面在临风自得的恬淡中,却有一种活泼的热烈气氛。父亲看不见画,听我念诗后,大为赞赏,说用王国维标准来说,这诗便是‘不隔’。何谓‘不隔’?‘物与我浑然一体。’时隔不久,我在汪曾祺先生的《自得其乐》中看到:宗璞把画中的这首诗念给冯友兰先生听了,冯先生说‘诗中有人’。

天人合心力,仙境现世间。“赤城霞”有着璞玉般的纯洁的心灵,令我深爱。“赤城霞”更如家乡的父老乡亲,那一代又一代建设着天台的人们,兢兢业业,硬气而慈和,共同创造着人间仙境。



▲远望赤城山

由《捣练图》人物坐姿想到的

张骥洲 /文

《捣练图》是盛唐时一幅重要的风俗画,为唐代画家张萱之作,表现贵族妇女捣练缝衣的工作场面。长卷式的画面上共刻画了十二个人物形象,按劳动工序分成捣练、织线、熨烫三组场面。画中心人物动作凝神自然、细节刻画生动,妇女扯绢时用力地微微后退仰也被表现出来。在画面中段段线条、缝制的场景中,一人席地而坐,一人垂足而坐,两人的坐姿不由得让笔者联想到古代坐具的发展过程和坐姿的演变。

穴居生活时期,人就地而坐,文明礼仪的概念尚未出现。往后发展,人们掌握了编织技术,能够“结草成席”,用以坐卧。到西周时期,形成了“五席”制度。古代行大礼时铺设五种不同的席子,即莞席、纁席、次席、蒲席、熊席,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人,坐不同的席,席成为礼仪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。

到了战国时期,在席的基础上,略高于地面的专用坐具开始出现。贵族们为了体现自己的特殊地位,遂将坐席向精细化发展。到了西汉时期,这种经过精心加工而成的坐具被称为“榻”,相当于加强版的席子。后来榻传至日本,慢慢演化成了现在的榻榻米。早期的榻比较小,只能当成坐具,后来慢慢被加长,成了既可以坐,也可以躺的家具。宋太祖赵匡胤所说的“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”,便是指这种卧榻。

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,受到“胡人”生活方式的

影响,人们开始采用垂脚坐姿与新型坐具。当时出现了高型坐具,如筌蹄、胡床等。

筌蹄,也称筌提、迁提,先提,是墩形坐具,流行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,最开始是讲经者所坐,后来成为了富贵之家的常见坐具,我国后来的绣墩便与之有密切关系。

胡床,最初为游牧民族骑行途中休息使用,后传入中原,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,是富足人家的家居必备。胡床的“床”依旧是指坐具,其形制为一把可折叠小凳,类似如今的马扎,因小巧易携带的实用性,备受欢迎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中,“床前明月光”的“床”究竟指什么向来争议不断,有学者认为是坐具胡床。

胡床开始并无靠背,后来发展演变成了靠背,即交椅,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,交椅不是任何人都能坐的,坐交椅乃是身份、地位的高贵象征。正因为交椅有如此特殊作用,所以“坐第一把交椅”,就成了首领的代名词。

胡床打破了人们席地而坐的传统观念,开启了垂足而坐的风向转变,直到宋元时期才完全进入垂足而坐的时代,席地而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。经过宋元明清时期的发展与演变,中国传统家具种类百花齐放,品类繁多,特别是明式家具的出现,成为了“东方艺术的一颗璀璨明珠”。

今年九宗族上百册宗谱捐赠温岭市档案馆

黄晓慧 /文

12月7日上午,温岭市城南镇大闾吴氏八修宗谱理事会吴玲增、吴肖何等五人,专程将一套五卷的《延陵郡大闾吴氏宗谱》送到温岭市档案馆,捐赠给该馆永久收藏。

据大闾吴氏八修宗谱序介绍,大闾吴氏为春秋时季札后裔。祖上进公居遂昌,十传至全智公,迁仙居,九传至康肃(即吴帝)公,为宋龙图阁直学士。康肃公五传至奎公,宋绍定年间迁移黄岩萧山河头(今温岭城东街道凤屏社区,原为山河村),公六传至世公,于明成祖永乐三年(1405)迁大闾,至今已历600多年,繁衍二十二世,大闾吴氏后裔分布于温岭、玉环两地。

2020年初,大闾宗谱编修理事会成立,三月始告启动大闾吴氏八修宗谱工作,理事会成员在会长吴玲增带领下,不辞辛苦,赴各地采集相关信息,明房派,清昭穆,释疑点,补遗缺,完成了修谱工作。今年4月14日上午,大闾吴氏后裔在城南镇后里村隆重举行圆谱庆典活动。

接受捐赠后,温岭市档案馆档案科科长肖红飞向吴氏代表吴玲增颁发了收藏证书。她说,2023年以

来,包括这次大闾吴氏所捐赠的,该馆共收到张宝梅、谢仁华、陈友富、李氏宗亲、陈雅文、吴成梅、吴成桔、池里叶氏、金宗炳等个人或宗族代表捐赠的9个宗族共104册宗谱(家谱),其中包括《横河张氏宗谱》《方山桃溪谢氏宗谱》《梅溪陈氏宗谱》《东湾·陇西李氏宗谱》《云浦陈氏宗谱》《横河吴氏宗谱》《北垵叶氏宗谱》《水洋金氏宗谱》等,大大丰富了该馆的家谱馆藏。

为更加系统地保护和有效地开发利用家谱资源,充分挖掘家谱的历史价值和现实作用,进一步增补温岭地方文献内容,体现温岭地方文化特色,今年6月1日,温岭市档案馆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家谱征集公告,面向社会各界长期广泛征集各类家谱资料。征集范围为温岭全市范围内的新旧家谱资料,不限于原件,包括抄本、复印件、铅印本、影印本以及电子文档等。征集方式包括捐赠、寄存、影印复制三种方式。如原件属孤本或不愿意捐赠原件的,档案馆可采用扫描数字化保存,原件仍返还给提供者保管。6月9日国际档案日当天,该馆就接收了《横河张氏宗谱》《东湾·陇西李氏宗谱》《横河吴氏宗谱》共计7册宗谱。